

头条诗人·双桅船



童年拾影(组诗)

唐德亮(广东)

父亲的蓑衣

父亲像一只煮熟的虾公 弓着腰 在田野里劳作 背上的蓑衣 抵挡着暴雨 “噼啪噼啪”的击打

寒春,它能御寒 像一件暖融融的棉衣 又像一只张开翅膀的鸟儿 却从不见它在天空飞翔

蓑衣一定藏着许多田野的故事 珍藏着一首首故乡的歌谣 父亲老了,腰也疼驼了 而蓑衣还是那么鲜艳

几十年过去 父亲披蓑衣的剪影 就这样定格在我的心头 那滴滴嗒嗒的雨点 常击起我心中的层层涟漪

擦痕

山乡的山路也是牛路 一朵朵牛蹄花 开在大山的脊峦

“哞”的牛蹄声

敲醒了沉睡的大山 “哞”的欢叫 令大山抖擞起精神 驱散正酣的睡意 老牛,壮牛,小牛,黄牛,黑牛,水牛,牛群,独牛…… 瘪着肚子进山入垌

鼓着肚子悠然回栏 看那满足惬意的神情 定是装了满肚子的嫩草与甘泉

那几只小牛犊 不时跑到爸妈身边撒欢 绿树掩映的牛路 开满牛蹄花的牛路 那一个个生命的擦痕 永远印在山娃我的心坎

鞭牛

竹鞭打一下 那牛犊,眼睛就闭一下 皱起眉头,然后又使劲 拉犁砥砺前行

竹鞭子不会痛 挥鞭的手不会痛 只有我的心在痛 赶牛的四叔却说 “牛皮厚韧着哩,不会痛的” 真的吗?大牛犊不搭理我 只是拼命地拉犁 因为那竹鞭子 又“啪”地响了

村路

一条弯曲的村路 牵着我的心 一端,站着母亲的祈盼 一端,牵着我的思念

儿时母亲常常站在路口 向我眺望 盼我回家 路边的小草也向我躬腰

村路带我走出山外辽阔的世界 村路凝结着沉甸甸的亲情乡情 村路引我追赶云彩与太阳 村路很短,不过十来里地 村路很长,一辈子我都走不出它的牵挂……

拔

我把母亲头上的白发 一根一根地拔掉 母亲仿佛又年轻了几岁 脸上复活了春天的微笑

灯光下,母亲用针儿 为我将钻入脚板里的刺 小心翼翼地拔掉 痛在我的皮肤 疼在母亲的心坎

看着母亲额头日渐增添的皱纹 我真想用一把万能的工具 将母亲的皱纹 与眼中的阴翳 一丝一丝地拔掉 让幸福与欢乐的光芒 永远在她眼中燃烧

秋苇

许是倦了 或带着未愈的伤 一只鸟 蓦然停驻在我的近旁

我正临湖仁望 与一丛秋苇为伴 屏息凝神如雕像

荣耀涌起 心跳如鼓

此刻甘为一束秋苇 以渺小托起渺小 互为归宿 互为港湾 互为彼此疗愈的温柔乡

杂草是疯长的悼词

铁锄,在墙角长出老年斑 我长出抬头纹 并绳依旧保持垂落的姿势 还在打捞 沉底的月亮

小院从不荒芜 疯长的杂草 高过悼词

母亲遗落在菜畦上的 指痕 长出根茎

当一些枯萎的词语 顶开腐叶时 秋天就有了新生的阵痛

小雪吟

不锈钢晾衣架上 这几天,在夜里垂下冰凌 透明的温度计 在晨光里 缓慢地向零度爬行

一场小雪后 窗外熟悉的景物 学会了留白技巧

芦苇丛中飘起几片白絮 分不清是雪还是芦花 像我微不足道的诗句 在风中写下 又悄悄擦去

直到妻子 把棉被晒进阳光 冬天开始 有了暖和的调子

夏友军的诗(五首)

夏友军(高淳)

滨海木巴戟的九月

松鼠不该来这里 它该在游子山的松林里 用前爪剥开果的鳞片

它与我相遇 带着陌生的慌张 像一道褐色的闪电 蹿上木巴戟歪斜的树干

树皮已经裂开细小的伤口 渗出乳白色的汁液 像故乡秋晨 窗棂上凝结的白霜

而狮城的阳光 一如既往的发烫 我的影子在沥青路上 渐渐晒成 一枚干瘪的松果

落叶,是飞鸟的迁徙

几道黑影 掠过积雪的枝丫 我以为是落叶飘飘 走近才看清 几只黑鸟在追逐 振翅的弧线 像极了落叶的轨迹 当它们 飞向另一棵树时 仿佛叶子 重新长回到枝头

欧游诗选萃(3首)

游奥地利维也纳

西子乔(南京)

倒时差,进餐 十二个小时,从东方飞到了西方 在维也纳,与一个女诗友对望

耳朵还在飞机的轰鸣声里 弓睡的梦,有半个丢落在了机舱

餐桌上的牛排是食物的草稿 那个中式汤圆,是方的月亮

牙齿咬不住诗言的兴奋 红酒在口腔里没了方向

握手,不知是告别还是留下 门口的教堂,一张很肥的图画

醉了时差,好在酒杯醒着 诗和她也醒着

一棒,多瑙河的水

捧一捧,多瑙河的水 尖顶的教堂,在我的手心里晃

指缝间泄露出来 莫扎特的歌唱

轻轻地吸一口,这冰冷的温和 把剩余的,洒向自己的脸面

我的两鬓,成了左岸和右岸 多瑙河奔流在脸的山岗

维也纳,交响乐的沉浸 ——在金色厅,听“莫扎特乐团”的演奏

忽然,这弦乐轻轻地踩我一脚 又细细地,穿过我的呼吸 你无法逃脱交响乐的捆绑 心甘情愿,以身相许

像喝着一大杯鸡尾酒 咽下去风花雪月 这曲子在金色厅里,轻轻地奔跑着 又猛地停下来踏步,然后喘息

空气在小号声里呜咽 窗外,教堂的尖顶倾斜了 音乐的河,就这样自顾自地 把我浸透,淹没……

一个人走在夜的维也纳 走过莫扎特的故居 倒在音乐的怀里哭泣

作者简介:西子乔,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南京鼓楼区诗协名誉副会长,出版诗集三部。

与热烈的秋色撞个满怀(外一首)

写在南京燕雀湖的落羽杉下

李大华(南京)

是你眼里的光 还是我滚烫的心跳 烧透了满湖落羽杉 枝丫直撞云霄

因为总恋这深秋与金箔 因为曾醉过的晨雾与波湖 风又掠过燕雀湖的岸 我站在去年的光斑里 没有挪脚

湖浸落羽杉

光影摇得疯癫 你的笑比水波更软 我们都是秋的孩子 不分新老旧友,此去皆少年

眼前是焰色漫染 心里是蜜塞着暖 你我并肩的时辰 岂止昨天,岂止从前

想说的话 栖在杉叶尖 叶瓣扑进湖里撒欢 把整个秋都泡得浪漫

在水的怀抱里

在彼此的呼吸里 心跳正唱着小调 因为总揣着期盼与晴光 每寸光阴 都是回甘的昨天,发亮的今天

更盛的热烈已在枝梢預告 像这落羽杉—— 把下季的暖红 早织进了云霞的斑斓

秋光谣

我们在秋光里遇见 柳叶还垂着春的柔软 杉叶把云揉成胭脂色 浸在水面 在风中,晕成一船温暖

船舷晃着碎金的微波 桨声是秋风轻吟的歌谣 你看那树尖挑着的云霞 落进眉弯,染透薄衫

天很蓝,像刚洗过的从前 水很静,盛着光阴的悠闲 这一季斑斓都不必说 只把船儿系在叶落的岸边

月夜寄思(外三首)

张鸣轩(南京)

十五的夜,云影漫卷, 月光挣破薄雾纱幔, 似银梭穿透幽蓝, 在枝丫间,筛落碎金一片。

树影斑驳,静对清辉, 每片叶都藏着思念, 风拂过,抖落零星怅惘, 随月华,漫向远方的山。

十六的圆,漫染秋寒, 云朵追着月光流转, 树影里,旧梦悄然探看, 那缕清辉,仍照故人心坎。

秦淮河畔

秦淮河,流淌千年的文脉。 白墙黛瓦的建筑,错落岸旁, 雕花栏栅,藏着往昔的时光。 桨声灯影里,商女遗韵似在飘荡, 文脉脉动,诗书气息漫染街坊。 砖石斑驳,承载岁月重量, 一河秦淮水,交融古今情长。

一人一诗

豆芽

陈玉(泗洪)

品味豆芽 贫穷在泥潭里打圈 流年岁月 如村口炊烟

星星吹着寒气 母亲已走近灶台 炉火拉清瘦的脸庞 用温水给黄豆保暖 豆子经过浸泡,催芽,压实后 像一丛丛感叹号 换来一叠叠希望

支撑子女读完中学

冬天 母亲的手指 爬满开裂的树纹 像流血的江河沟壑 我这份郁结的伤 经不起阳光暴晒

豆子蝶变豆芽 骨子里透着香与韧 母亲逆风中撑起一把伞 历练了子女

百家诗选

三蒜岛抽象画(外一首)

黄定来(浙江)

孤零三蒜岛,潮水退后 礁石露出黝黑腹部 我们踩着一双双湿鞋 在滩涂上找寻丢失的童趣

渔网挂着零星的鳞片 在风里重复着摆动的姿势 晒盐人曾经留下的空桶 成为浪花啃咬的玩具

三两点酥脆的鸡鸣声 撞碎在防波堤的水泥夹角 你指给我看,那根桅杆 正穿着夕照的金绒衫

而那么多的海蟑螂 正在船底修补着幽蓝的暗痕 像我们昨夜分食海胆时 留在唇边的细小反光

今天

望着窗外静止的云 像某些悬在半空的话语

这些年,我们囤积了太多 如此确凿的证据——

餐桌中央渐冷的清汤 天气预报错位的雨 以及摘下眼镜时 鼻梁上浅淡的晚照

当夜色漫过窗棂 我们依然维持着得体的透明度 像两滴隔窗相望的露珠 在各自的圆弧里 映照完整影子

当你说出“改天”时 整间屋子,突然生出 绵密的根系 将陈旧的诺言 浇灌成苍白的菌群

泼出去的水(外一首)

张祖鹏(河南)

一碗水随手泼出去 水和泥土就会马上粘在一起 就是水里含满面粉 也难以收拾这个残局

人说出的话 也像泼出去的水一样随意 倘若向别人说话时 有些话在嘴边稍微停顿一下 生活的道路上

就不会再给他人过多的解释 人生就不会留下多余的遗憾和后悔

看不见的层面

每天与无数陌生人擦肩而过 你看不到他在做什么 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就这样,我们每天都在 看不见的层面上度着日月

当他的故事变成铅字 在报刊上宣传推广 你会暗自为他高兴为他祝贺 但他未必能看见你为他鼓掌的手 更看不见你欣赏他的目光

看不见的层面往往隐藏着很深 甚至隐藏着做人的秘密 当你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时 太阳和月亮都会给你一份惊喜

对照(外一首)

许爱红(苏州)

天空对照湖面 一朵云,一束光 碧水让自己顿时有了故事 一棵树,一只鸟 在没有狂风来之前 一朵花,一条鱼 在没有暴雨来之前 它们依旧是自已 有些事物,在没有对照中 都是死去的 有些事物,在对照中 却活得比自己更干净

桃花笺

在一场红中被爱着 无数只蝴蝶媚尽所有舞姿 一场,爱的安抚 让荒山原野如此灿烂 一场风吹来,一场雪 洗不尽的色彩 抱着一场盛大的殉情 燃烧着自己

在一场红中死去 布谷鸟叫着 如初恋的手帕 擦着泪,擦着 滚烫的誓言 无数个红落在胸膛 亦如无数个 不能获取的许诺

沁园春·新年迎瑞(外一首)

李四新(南京)

冻草初青,红仙梅馨,墨染竹新。

喜碧溪解冻,风和暮夜,紫岚送暖,鹊瑞 宵晨。

向晓传花,知时醒柳,洗脱霞川雨浣尘。 曦光照,正三山辞岁,万物迎春。 轻身莫负佳辰,向高处欣欣杖国。 览东山毓秀,六朝王气,北湖逸彩,十代 家珍。

丽野晴光,新城绮韵,淑气阳升满目陈。 腾云起,着炎黄意气,龙马精神。

元旦

一夜两头临数九, 晨钟向晓迎阳新。 粉梅逸丽回舒景, 烟柳迎霞欲写春。 元旦乾坤图进步, 明天物候意催人。 寻常仔细不经酌, 且把文章继国珍。

当风起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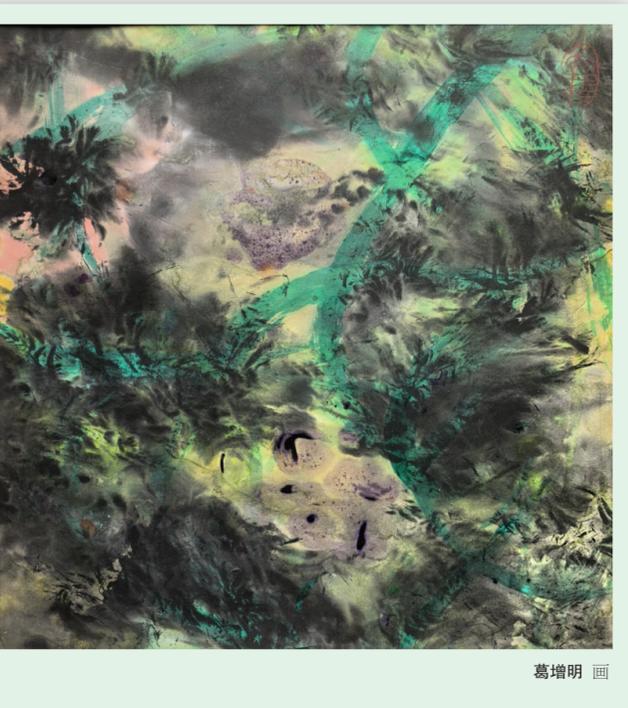
娄权(广东)

当风起时,气温骤降 洗过的手,擦干后依然发凉 行人竖起衣领,围巾在风里 踮起脚尖,朝向各自的家

始终有光

白雪(浙江)

再黑的夜 也遮不住萤火虫的翅膀 再厚的云 也有风在缝隙里生长 当冰山在远方崩塌 唯有不熄的火苗知道 所有漫长的等待 都是光在努力寻找方向 当你掌心磨出茧 那是光影在深深闪耀着 当你脚生出了根 远方就开始朝你迁徙 你看海鸟飞丢的羽毛 在深海里已成清晰的航标 把浪潮当作乐谱 用悦耳的歌声唱响整个黎明



葛增明 画